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七　一　物

尊者衆賢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五

如是建立表與無表及成就已於中
律儀三種差別云何而得頌曰
定生得定地　彼聖得道生　別解脫律儀
得由他教等
論曰靜慮律儀與心俱得若得有漏
道分根本靜慮地心靜慮律儀爾時
便得彼心俱故從無色界發生色界
時隨得彼地中生得靜慮即亦得彼
俱行律儀無漏律儀亦心俱故若得
無漏道分根本靜慮地心爾時便得
此復二種謂由加行及離染故由加
行者如得勝進加行道攝由離染者
如得無間解脫道攝彼皆為顯前靜
慮心復說聖言簡取無漏六靜慮地
有無漏心謂未至中間及四根本定
非二　當辯頌言定生得定地
者此言有失以定地言總攝此地所
有諸法律儀亦是此地所攝是則得

律儀由得律儀故若作是說便無[illegible]
成經主此中應自思擇故但應說得
靜慮言別解脫律儀由他教等得能
教他者說名為他從如是他教力發
戒故說此戒由他教得此復二種謂
從僧伽補特伽羅有差別故從僧伽
得者謂苾芻苾芻尼及正學戒從補
特伽羅得者謂餘五種戒諸毗奈耶
毗婆沙師說有十種得具戒法為攝
彼故復說等言何者為十一由自然
謂佛獨覺自然證智以不從師證此
智時得具足戒二由佛命善來苾芻
謂耶舍等由本願力佛威加故三由
得入正性離生謂五苾芻由證見道
得具足戒四由信受佛為大師謂大
迦葉五由善巧酬答所問謂蘇陀夷
六由敬受八尊重法謂大生主七由
遣使謂法授尼八由持律為第五人
謂於邊國九由十衆謂於中國十由
三說歸佛法僧謂六十賢部共集受
具戒此中或由本願力故或阿世耶
極圓滿故或薄伽梵威所加故隨其
所應得具足戒如是所說別解律儀

應齋戒時要期而受頌曰
別解脫律儀　盡壽或晝夜
論曰七衆所依別解脫戒唯應盡壽
要期而受近住所依別解脫戒唯一
晝夜要期而受此時定尒何因故然
非毗柰耶相應義理非一切智者能
測量其實謂有何因別解脫戒有於
衆內執三衣等礼衆求師審問遮難
白四羯磨為先故得或有但藉補特
伽羅教命等緣為先故得或有得戒
不藉外緣此等必應有決定理佛知
而說非餘所量又以何因造無間者
後雖悔愧修諸善業於因果理能深
信知而於身中戒無容發故佛遮彼
出家受具定知別有順受戒身以受
尸羅能救惡趣非所受戒於無間生
必定能招所應受果亦非於後無招
果能又非彼人非佛悲境理應定有
律儀種性唯依此處餘處不生是故
不應徵其所以有餘師說世尊覺知
戒時邊際但有二種一壽命邊際二
晝夜邊際重說晝夜為半月等故
佛但說二受戒時何法名時非離諸

行但光闇位四洲不同如次應知並
為晝夜此中經部作如是言二邊際
中盡壽可尒於命終後雖有要期而
不能生別解脫戒依身別故別依身
中無加行故無憶念故一晝夜後或
五或十晝夜等中受近住戒何法為
障令彼衆多近住律儀非亦得起彼
如是說豈不違經遍覽諸經曾不見
說過晝夜受近住律儀汝等何緣以
已劣慧馱量諸佛一切智境數言五
夜等受近住律儀以佛經中唯說
晝夜故對法者亦作是言近住律儀
唯晝夜受必應有法能為障礙今過
晝夜彼戒不生故佛經中唯說晝夜
然彼復說應共尋思為佛正觀一晝
夜後理無容起近住律儀故於經中
說一晝夜為觀所化根難調者且應
授與一晝夜戒依何理教作如是言
過此戒生不違理故復減於此何理
相違謂所化根有難調者已許為說
晝夜律儀何不為調漸難調者說
唯一夜一晝須臾以難調根有多品
故由此知有近住定時若減若增便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七 第[illegible] 物 [illegible]

不發戒世尊觀見故唯說此是故經
部與正理師無諍理中猶興諍論依
何邊際得不律儀頌曰
惡戒無晝夜 以非如善受
論曰要期盡壽造諸惡業得不律儀
非一晝夜如近住戒所以者何以此
非如善戒受故謂必無有立限對師
受不律儀如近住戒我一晝夜定受
不律儀此是智人所訶猒業故雖亦
無有立限對師我當盡形造諸惡業
而由發起壞善意樂欲永造惡得不
律儀非起暫時造惡意樂無師而有
得不律儀故不律儀無一晝夜然近
住戒功德可欣由現對師要期受力
雖無畢竟壞惡意樂而於一晝夜得
近住律儀故得不律儀與得律儀異
此俱實有已廣成立說一晝夜近住
律儀欲正受時當如何受頌曰
近住於晨旦 下座從師受 隨教說具支
離嚴飾晝夜
論曰近住律儀於晨旦受謂受此戒
要日出時此戒要經一晝夜故諸有
先作如是要期我當恒於月八日等

決定受此近住律儀若旦有礙緣齋
竟亦得受言下座者謂在師前居卑
劣座身心謙敬身謙敬者或蹲或跪
曲躬合掌唯除有病心謙敬者於施
戒師心不輕慢於三寶所生極尊重
殷淨信心以諸律儀從敬信發若不
謙敬不發律儀此必從師無容自受
以後若遇諸犯戒緣由愧戒師能不
違犯謂彼雖闕自法增上由世增上
亦能無犯受此律儀應隨師教受
者後說勿前勿俱如是方成從師教
受異此授受二俱不成具受八支方
成近住隨有所闕近住不成諸遠離
支互相屬故由是四種離煞等支若
一身中可俱時起以諸遠離相繫屬
中或少或多相差別故受此戒者必
離嚴飾憍逸處故常嚴身具不必須
捨緣彼不能生其憍逸如新異故
受此律儀必須盡夜謂至明旦日初
出時經如是時戒恒相續異此受者
唯生妙行不得律儀然為令招可愛
果故亦應為受又若如斯盡晝夜受
具制屠獵姧盜有情近住律儀深成

有用言道住者謂此律儀道阿羅漢
住以隨學彼故有說此道盡壽戒住
有說此戒道時而住如是律儀或名
長養長養薄少善根有情令其善根
漸增多故何緣受此道住律儀必具
八支非增非減頌曰
戒不逸禁支　四一三如次　為防諸性罪
失念及憍逸
論曰八中前四是尸羅支謂離殺生
至虛誑語由此四種離性罪故次有
一種是不放逸支謂離飲諸酒生放
逸處雖受尸羅若飲諸酒心則放逸
毀犯尸羅醉必無能護餘支故後有
三種是禁約支謂離塗飾香鬘乃至
食非時食以能隨順猒離心故猒離
能證律儀果故何緣具受如是三支
若不具支便不能離性罪失念憍逸
過失謂初離殺至虛誑語能防性罪
離貪瞋癡所起殺等諸惡業故次離
飲酒能防失念以飲酒時能令忘失
應不應作諸事業故則不能護餘遠
離支後離餘三能防憍逸以若受用
種種香鬘高廣牀座習道歌儛心便

憍舉尋即毀戒由遠彼故心便離憍
謂香鬘等若恒受用尚順憍慢為犯
戒緣況受新奇曾未受者故一切種
皆應捨離若有能持依時食者以能
遮止恒時食故便憶自受近住律儀
能於世間深生猒離若非時食二事
俱無數食能令心縱逸故由此六義
故具受三有餘師言離非時食名為
齋體餘有八種說名齋支塗飾香鬘
儛歌觀聽分為二故若作此執便違
契經契經說離非時食已便作是說此
第八支我今隨聖阿羅漢學隨行隨作
若尒有何別齋體而說此八名齋支
毗婆沙師作如是說離非時食是齋
亦齋支所餘七支是齋支非齋如正
見是道亦道支餘七支是道支非道
擇法覺是覺亦覺支餘六支是覺支
非覺三摩地是靜慮亦靜慮支所餘
支是靜慮支非靜慮經主於此謬作
是責不可正見等即正見等支若謂
前生正見等為後生正見等支則初
刹那聖道等應不具有八支等非毗
婆沙說正見等其體即是正見等支

亦非前生正見等為後生正見等支
然於俱生正見等八唯一正見有能
尋求諸法相力說名為道以能尋求
是道義故即此正見復能隨順正思惟
等故名為支所餘七支望俱生法能
隨順故說名為支非能尋求不名為
道實義如是若就假名餘七皆能長
養正見故思惟等亦得道名見名道
支亦不違理是則一切亦道亦支餘
隨所應皆如是說由此類釋齋戒八
支經主於中何憑說過為唯近事得
受近住為餘亦有受近住耶頌曰
近住餘亦有　不受三歸無
論曰諸有未受近事律儀一晝夜中
歸依三寶說三歸已受近住戒彼亦
受得近住律儀異此則無除不知者
由意樂力亦發律儀豈不三歸即成
近事如契經說佛告大名諸有在家
白衣男子男根成就歸佛法僧起殷
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鄔波索迦
願尊憶持慈悲護念齊是名曰鄔波
索迦此不相違受三歸位未成近事
所以者何要發律儀成近事故於何

時發近事律儀頌曰
稱近事發戒　說如苾芻等
論曰起殷淨心發誠諦語自稱我是
鄔波索迦願尊憶持慈悲護念尒時
乃發近事律儀稱近事等言方發律
儀故以經復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
護生言故若離稱号但受三歸成近
事者自稱我是近事等言便為無用
依何義故說護生言別解律儀護生
得故然有別誦言捨生者此言意說
捨煞生等略去煞等但說捨生彼雖
已得近事律儀為令了知所應學處
故復為說離煞生等五種戒相令識
堅持如得苾芻具足戒已說重學處
令識堅持勤策亦然此亦應尒是故
近事必具律儀非受三歸即成近事
頌曰
若皆具律儀　何言一分等　約能持故說
論曰經部於前所說義理心不生喜
復設是難若諸近事皆具律儀何緣
世尊言有四種一能學一分二能學
少分三能學多分四能學滿分豈不
由此且已證成非唯三歸即成近事

謂若別有但受三歸即成近事如是
近事非前所說四種所攝應更說有
第五近事此於學處全無所學亦應
說為一近事故佛觀近事非離律儀
故契經中唯說四種雖諸近事皆具
律儀然約能持故說四種謂雖具受
五支律儀而後遇緣或便毀缺其中
或有於諸學處能持一分乃至或有
具持五支故作是說能持先所受故
說能學言不尒應言受一分等故此
四種但據能持經主此中作如是說
如是所執違越契經如何違經謂無
經說自稱我是近事等言便發五戒
此經不說我從今者乃至命終捨生
言故經如何說如大名經唯此經中
說近事相餘經不尒故違越經然餘
經說我從今時乃至命終捨生歸淨
是歸三寶發誠信言此中顯示已見
諦者由得證淨舉命自要表於正
法深懷愛重乃至為救自生命緣終
不捨於如来正法非彼為欲說近事相
故說如是捨生等言未審此中經主
說意為欲勸勵我國諸師受持外方

經部所誦為受持佛所說契經然有衆經不違正理外方經部曾不受持有何笈摩越於摠頌彼率意遣還自受持經主豈容令我國內善鑒聖教諸大論師同彼背真受持偽教且經所說我從今時乃至命終捨生等者何理唯說得證淨人非諸異生亦並此捨諸異生類將受律儀亦有如斯堅固意樂乃至為救自生命緣終不虧違所受學處如斯捨受世現可得然此文句大名經中現有受持不違正理故不應捨所誦正文設大名經無此文句於我宗義亦無所違非我宗言說此文句究竟方發近事律儀由說自稱我是近事請持護念便發律儀以自發言表為弟子如大迦葉得具足戒世尊既說鄔波索迦應具受持五種學處彼說我是鄔波索迦必具律儀何勞致惑如稱我是國大軍師彼必具闕兵將事業依如是喻智者應思如是分明無過理教若不忍受知奈之何又經主言約持犯戒說一分等尚不應問況應為答誰有已解

近事律儀必具五支而不能解於所
學處持一非餘乃至具持名一分等
由彼未解近事律儀受量少多故應
請問凡有幾種鄔波索迦能學學處
荅言有四鄔波索迦謂能學一分等
猶未能了復問何名能學一分乃至
廣說此全無理唯對法宗所說理中
應問荅故雖知近事必具律儀而未
了知隨犯一種為越一切為一非餘
由有此疑故應請問諸部若有未見
此文於此義中迄今猶諍若異此者
佛經數言鄔波索迦具五學處誰有
於此已善了知而復懷疑問受多少
設許尒者疑問相違謂彼本疑受量
多少而問有幾能學學處荅學一
分等豈除本所疑故彼義中不應問
荅經主於此不尋思於諍理中懷
朋黨執翻言對法所說義中尚不
應況應為荅有餘師說由別與經證
離律儀亦成近事如與經說齊何名
為鄔波索迦尸羅圓滿謂有近事能
斷殺生能離殺生乃至飲酒故知近
事有闕律儀彼於此經甚迷義意此

經意說無漏尸羅以此中無盡壽居
故又如經說齊何名為鄔波索迦信
根圓滿謂有近事於如来所僅有根
信乃至廣說不可說有鄔波索迦此
信不成即全無信如此經說信圓滿
言但約無漏故知所說戒圓滿言非
據有漏但據無漏說如是言是故不
應引此經說證有近事不具律儀無
漏戒中無離飲酒故此所釋理必不
然此難不然此經顯說無漏戒體有
勝能故謂佛顯示無漏戒力能令所
受近事律儀乃至遮戒亦定無犯故
此經約無漏尸羅說離飲酒亦無有
失故契經說是圓滿者終不故思犯
諸學處或此經說尸羅圓滿欲顯尸
羅遍清淨義謂於五戒全無毀缺方
名尸羅遍清淨者像遍清淨立圓滿
名若決定無離戒近事便違經說或
有一類具信非戒鄔波索迦此不相
違此說近事不能具足持五戒者名
為具信非具尸羅或此具言顯可讚
義如言此劍磨已具色非此未磨色
全非有戒亦應尒可讚名具戒具足

德立可讚名與此相違名不具戒者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七　第十三張　物
闕律儀亦名近事苾芻勤策亦爾
成然經主言何緣不許由佛教力施
設不同雖闕律儀而成近事苾芻勤
策要具律儀此率己情無經說故
前已說唯大名經說近事相餘經不
介今應定說世尊於何說離律儀而
成近事曾聞經部有作是執亦有無
戒勤策苾芻彼執便同布剌拏等諸
外道見非佛法宗一切律儀品類等
不品類非等有三品故下中上別隨
何故成頌曰
下中上隨心
論曰八衆所受別解脫戒隨受心力成
上中下由如是理諸阿羅漢或有成
就下品律儀然諸異生或成上品此
中上座作是撥言如是所宗違正理
教若必介者是則應無勇猛正勤修
持禁戒世尊亦說軌則所行皆得圓
滿於微細罪見大怖畏此但為持如
先所得令不毀壞故應發起勇猛正
勤非由修持令下中品轉成中上亦
非由起勇猛正勤便捨下中得中上

戒由此即釋所引契經亦但就持如
先所得能於毀犯微細罪中見大怖
畏故作是說不言由此令戒漸增又
彼所言諸有為法剎那不住故所受
戒由衆緣力及阿世耶從下生中從
中生上此亦非理所受律儀依殊勝
緣方得生故謂所受戒必託受緣得
已無容數數重受若先受已後離受
緣况遇餘緣可更得者先未受戒况
遇餘緣亦應可得無差別故雖諸有
為皆託緣起而戒必託殊勝緣生故
彼所言定不應理依何義說鄔波索
迦彼先歸依佛法僧寶親近承事所
尊重師便獲尸羅故名近事或能習
近如理所為壞惡事業故名近事或
能親近事佛為師故名近事分同諸
佛得淨尸羅善意樂故如有頌言
居遠而近佛由勤勇歸礼有悲離惡想
故名為近事
今應思擇無智世間所事種種諸天
神衆為諸近事應礼彼天如礼世尊
為不應礼何緣於此欻尒生疑以於
世間現有一類事邪天愛滌習其心

樂率己情作諸事業不依理教妄作

是言鄔波索迦應礼天衆佛聽許故
謂佛聽許供養天神故與經言供養
天者名奉佛教又隨念故謂世尊說
應隨念天故應礼天如說隨念佛法
僧寶又不遮故謂無經遮鄔波索迦
礼諸天衆又有恩故謂彼諸天承奉
合儀能與恩福又能損故謂彼天神
承奉失儀能為大損故諸迦事應礼
天神略叙彼宗所說如是此皆非理
且彼所言佛聽許故應礼天者佛意
不然簡别說故謂彼經說諸淨施主
於諸應受祠祀天神於時時間應以
三事無倒供養以禮承奉彼於施主
必起善心哀愍護念令無損惱一於
時時應施嚴淨二於時時應施供具
三於時時應施頌願以標三事為決
定因證知世尊除三事外凡所施作
皆非所許非標數名便顯定義如說
地動不犯等言謂如經言四因緣故
大地震動非不更有四因緣外地動
因緣又如經言諸阿羅漢能於五處
畢竟不犯非不更有餘不犯處又如

經說在家出家於五處中應數觀察
非不更有餘處應觀如是等言共類
非一此亦應尒非決定因此救不然
如動地等餘經說有不可得故此標
定數非於餘經有不定言如動地等
以此為證知此經中標列數名顯決
定理除此餘理無容有故或應所說
蘊處界等如此數名皆成不定或如
所說蘊處界等動地因等數亦應定
何緣一類標列數名所顯義中或定
不定以於餘處除此所明或不見餘
或見餘故若一切處以言說同執事
皆等便成大過若謂經說供養等言
即已顯成應礼拜者則佛應遣諸天
神衆亦應礼拜能祠施主如彼經言
諸天神衆既被供養及承奉已應反
供養等以報施主恩是故此中但攝
隨彼所樂欲事皆正供承名供養等
非中礼敬諸天神衆於近事邊無敢
希求礼敬事故如國君主於諸苾蒭
定無希求礼敬事者懼損功德及壽
命故如契經說毗沙門天請大目連
舍利子等五百聖衆至自宮中設供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四十 第九張 習

眷已請施頌願復請從今諸出家者
及近事等至我寺中一切皆應施我
頌願我等眷屬亦從今時每以畜識
護持正法令佛弟子出家在家於一
切時恒無惱害時二大聖許共所請
遍告一切出家在家諸有受持佛禁
戒者從今以去至天寺中皆應知法
施天頌願然未曾令合掌敬礼由此
等證定知世尊於此經中非許礼敬
言隨念故應礼天者亦不應理違經
義故謂經意說應作念言彼諸有情
成就信等從此捨命已得上生四大
王天及餘天衆我亦成就信等善法
亦應同彼當得生天令隨念天與已
同德非令礼敬名隨念天故引此經
於彼非證言不遮故應礼天者亦不
應理義已遮故經唯許三事供養天
神豈不此定言已遮礼敬又准略說
毗柰耶中亦已義遮礼天神故謂佛
曾說略毗柰耶告諸苾芻我隨文句
所遮制者皆不應行所開許者汝等
應行若非所遮非所開許順識違淨
皆不應行順淨違識汝等應行既說

如来不遮近事礼諸天衆亦不曾見
開許近事礼諸天神豈不此應第三
聚攝然諸近事若礼天神如是所為
順識違淨理應是佛所不許行是則
還成佛已遮制言不遮故因不極成
何緣礼天順識違淨以若近事樂礼
天神便與外道等無差別愛樂邪
徒所作業故又若近事礼敬天神
則應愛重讃天邪論便與愛樂敬
天邪徒同稟尸羅作諸勞侶由此方
便習近邪師墮惡趣因漸堅增盛從
此展轉乃至多生亦樂多行如是邪
行又若礼敬諸邪天神因此便憎如
来聖教以無不敬邪天神者聞佛功
德生憤恚心乍可處中心無憎愛
於過失礼敬持心必定怨嫌敬功德
者何緣信奉大力天神而說名為敬
過失者以彼礼敬恒樂於他摧伏皆
恩害諂誑等有過失境為增上故由
此唯有無闇愚夫於彼天神深生敬
愛著諸賢聖唯於斷滅遠離寂靜
大智悲等衆德集成諸佛世尊深
生敬愛依如是義故有頌言

貧賤有希怖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第[illegible] 愚癡敬天神 第十二張[illegible] 富貴無怖求
智人唯敬佛
又若逝事礼敬天神引多有情作六
衰損謂事天者咸作是言鄔波索迦
深開佛教現來礼敬我所事天必於
天神有懷敬信善哉我等無倒歸依
又諸世間樂觀察者推尋佛教本
究其真觀此便生如是僻執佛教應
似世間書傳不能決定辯真義理乃
令如是解佛教人還来歸依諸天神
衆引如是等無量有情令增邪執名
大衰損逝事如是礼敬天神違淨順
識佛所遮止故不應言不遮止故又
不遮止非應作因如佛不遮苾芻捨
戒以曽無處佛作是言苾芻不應捨
所學戒非於捨戒佛曽不遮則諸苾
芻法應捨戒故不應説鄔波索迦應
礼天神佛不遮故言有恩故應礼天
者亦不應理闘有然故傳聞熱病尧
死等苦亦有是彼天神所作不應定
説於世有恩又婆羅門長者居士於
苾芻衆佛説有恩供給命緣令無乏
故豈苾芻衆應礼施主既不應礼一

切有恩故所立因有不定失又諸合
識皆悉受用自業所招諸異熟果是
故所說所事天神於世有恩有不成
失由此亦破能損故因一切有情皆
依自業說誰有力能損於誰又彼於
他既能為損誰有智者愛敬已怨世
有善人能益他者諸業益者應敬彼
人是諸天神性多瞋恚恒樂損惱他
諸有情如嫉已怨不應敬礼故彼所
說成相違因又見世間歸敬天者天
神於彼有時作衰亦有有情不敬天
者天神於彼不能為害故彼所說非
敬天因若謂如王亦不應理世間依
屬法應尒故非諸逆事繫屬天神自
是邪徒相率歸附世間君主衆所依
投非出家人皆應致敬是故逆事不
應敬礼一切天神理極成立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二十七